



终极赛季

THE LAST SEASON

不是风动 不是幡动 仁者心动
NBA“禅师”菲尔·杰克逊的心灵直白

看竞争纵然残酷，局势纵然险恶，仁者如何以一颗澹然的禅心，将最难相处的个体凝聚成一个最优秀的团队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终极赛季：一支寻找灵魂的球队 / (美)杰克逊 [Jackson, P.] 著；

高珈佳译. —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06.1

{INSIDE 内幕故事系列}

书名原文：The Last Season A Team in Search of Its Soul

ISBN 7-5404-3658-1

I. 终… II. ①杰… ②高… III. ① 杰克逊, P.-生平事迹 ② 篮球运动-俱乐部-概况-美国 IV. K837.125.47②G841.671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51717 号

Copyright © 2006 by Human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© Phil Jackson,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

First published in 2004 by The Penguin Press,

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(USA)Inc.

外版图书登记号：图字 18-2005-116 号

终极赛季

—— 支寻找灵魂的球队

作 者 = 菲尔·杰克逊(美国)

译 者 = 高珈佳

图片提供 = Gettyimages 图片社

责任编辑 = 唐 明

统 筹 = 黄 治

装帧设计 = 进 子 吴学军 刘 洋 方 巍 龙 艳

排版制作 = 无限坊设计工作室

非·视觉印象设计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410014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= 787×1092mm 1/16

印张 = 17.5

印数 = 6,000

书号 = ISBN 7-5404-3658-1/I·2239

定价 =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[美] 菲尔·杰克逊 著

梦极球季

THE LAST DANCE

一支寻找灵魂的球队

A TEAM IN SEARCH OF ITS SOUL

高珈佳 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THE LAST

一 面前的大山

6&21

二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

22&38

三 开季宣言

39&63

四 迷失了方向

64&89

五 在路上

90&107

六 过去和现在

108&129

录

CONTENTS

SEASON

七

那段历程

130&148

八

第一轮·休斯顿

149&174

九

第二轮·圣安东尼奥

175&200

十

第三轮·明尼苏达

201&223

十一

最后一轮·底特律

224&255

十二

新的旅程

256&277

序

提笔写这本书，把一支篮球队最私人的东西都暴露出来，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在课堂上大声讲话。我并不想让这本书只是描写NBA世界的无聊八卦，已经有足够多的记者来胜任这些工作了。我想说的只是一支由众多明星组成的篮球队在一个赛季的故事——这些明星有些正在经历职业生涯的巅峰，有些正面临现代职业体育世界有可能出现的一切麻烦。体育给他们带来了太多金钱，太高声望，但这就是娱乐。团队精神若隐若现地生存着，就像真爱一样稍纵即逝，最终以受辱收场。过去这么多年，我的执教特点正是擅长使明星球员融入最基本的篮球体系，从而使全队取得成功。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兵的到来意味着，我们获得了一次充分展示团队精神的机会，或者是，一次无意识的自我破坏机会。无论如何，我还是得记录下这些年轻人是如何努力工作，我很感谢这些职业球员的奉献，他们把血水、汗水、泪水都给了我，我必须一一向他们致谢。我还得向所有助教们说声谢谢，他们已经做了一切，而我还在不断索取更多。

为了这本书，我酝酿了15年。在NBA担任主帅的那些年，我一直都有写日记的习惯。有些只不过是零星笔记，但这个赛季，我一直希望能完整地记录下一切。威廉姆·莫里斯代理处（William Morris Agency）的珍妮弗·沃尔什鼓励我，让我把这些日记编辑成书。她是我有力的支持者，在这里，我必须向她对我的支持表示感谢，她替我找到了合作者迈克尔·阿库什，帮助我调整全书的结构，找到写作脉络。在我面临季后赛巨大压力时，是迈克尔给了我支援，如果没有他，也许就没有你面前的这本书。在季后赛结束后，我们日以继夜地

打字,修订,为枯燥文字润色。要是能有人和我一起合写这本书,那就注定是他,谢谢你。

我还想感谢斯科特·莫耶斯,本书的编辑,还有他的助手珍妮·菲勒明,他们给了我不少启发,此外,还要对威廉姆·莫里斯代理处公司的贾·曼德尔和丽萨·吉纳蒂姆博表示感谢。我还非常感激我的经纪人兼密友特德·马斯伯格,还有他的儿子布莱恩,以及一直在湖人担任我的助理教练的克里斯滕·卢肯。

我的家人们也给予了巨大支持。在过去5年,布鲁克一直和我住在洛杉矶,本也和我们一起生活了3年,只要有可能,他们都会在现场为我鼓劲。他们很高兴我终于卸下了肩上的负担。我的其他3个孩子查理、切尔西和伊丽莎白也尽可能地在季后赛中来观看我们的比赛。我经常说,每年4月,NBA就像特地为他们准备了一场盛大派对,尤其是当我们球队赢得总冠军。对我来说,和他们一起度过胜利或失败日子都是一种享受。在底特律的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后,我的前妻,珍也打来了电话,她哭泣着,说这是一个悲剧,不过获悉我准备退役的消息后,她又欣喜若狂,她永远都是我的头号拉拉队员。

珍妮·巴斯就像对待一条流浪狗一样照料我,爱我。她的位置决定了这是一份很不容易的爱情,但从第一天开始,她就非常妥善地处理着爱情和事业的关系,尤其是以执行副总裁身份来对待她的搭档,她的主帅。我们曾分享了无数欢笑和晚餐,她鼓励我在这本书中诚实地说出一切,而我也尽可能地做到这一点。

还有,感谢你们,湖人球迷,你们是最慷慨的一群人。在最后一场比赛中,我希望能走下球场与你们握手,为你们的支持喝彩。我只是和杰克^①握了握手,但我非常希望能走到那些坐在篮架后,最高层位置的球迷身边,亲自说声谢谢。我已经记不得在洛杉矶的这几年,我曾多少次情不自禁地向球迷们说谢谢,你们永远是最慷慨,最友善的。

菲尔·杰克逊

① 杰克·尼克尔森,奥斯卡影帝,头号湖人球迷。——译注。

>>

第一章 面前的大山

ONE MOUNTAIN AT A TIM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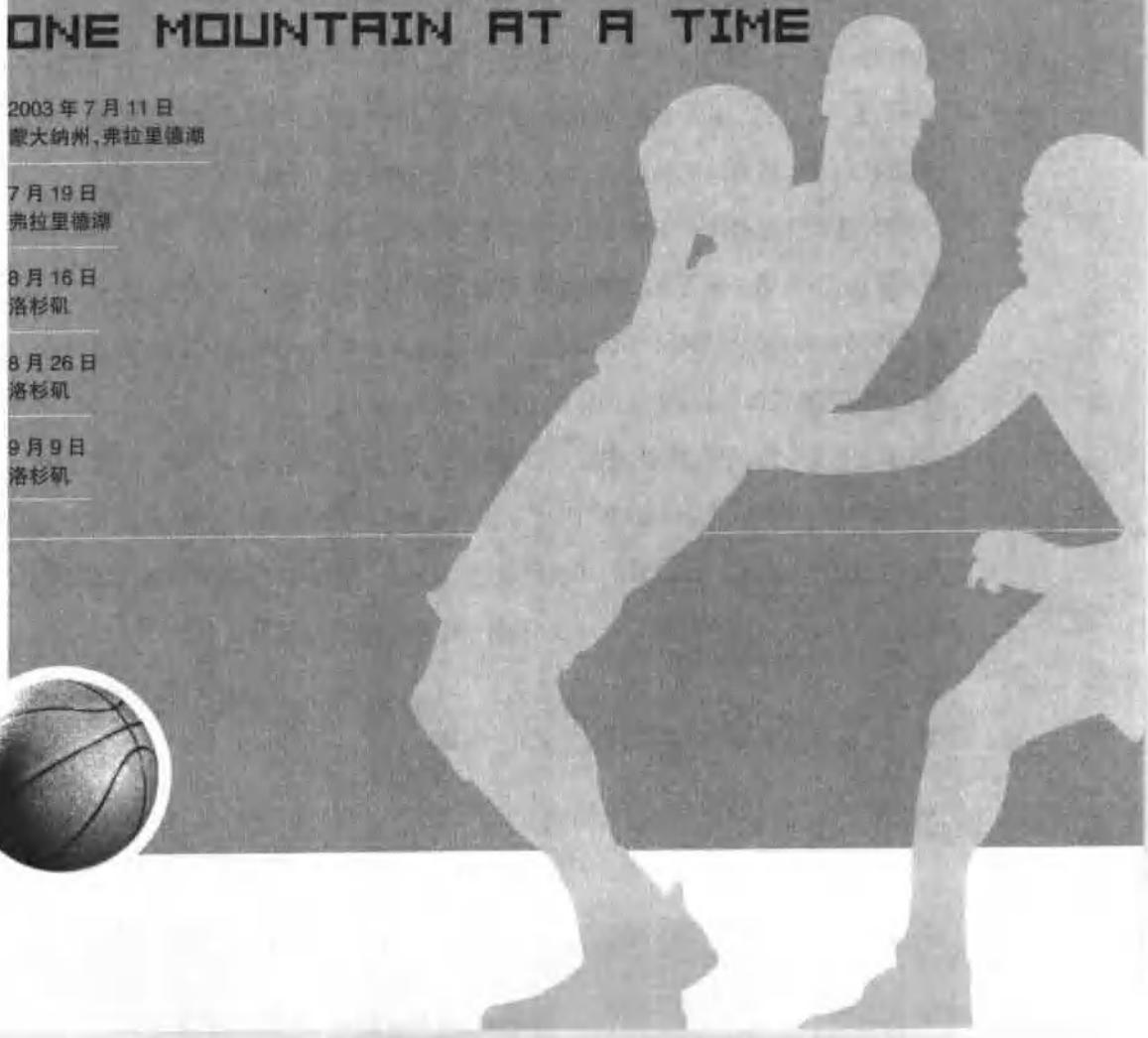
2003年7月11日
蒙大纳州，弗拉里德湖

7月19日
弗拉里德湖

8月16日
洛杉矶

8月26日
洛杉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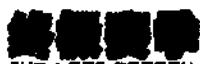
9月9日
洛杉矶



2003年7月11日
蒙大纳州,弗拉里德湖

我的思绪和摩托车都以每小时80英里的时速飞奔着。就像每年夏天一样,我正准备一段新旅程,从一个独特世界来到另一个,从洛杉矶,那个因执教一支美国职业篮球队而给我带来巨大压力的城市,回到那个小小的、隐蔽的,被我称为“家”的弗拉里德湖。我计划要好好享受生活,拜访那些多年未见的老朋友。正如以往那样,这个夏天将连接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我迫不及待地从洛杉矶飞回来,从车库里拿出钓鱼竿,冲上了宁静的101州际公路。这并不是我的节奏,我必须慢下来,让面前的美景作为带领我进入平静世界的领座员。在我的面前,我看到了一切——连绵起伏的山脉、峡谷、山艾树,还有最简单的生活。视线所及之处,没有一辆汽车,沿途都是那些我甚至连名字都记不住的小城镇。我很自由,也很快乐。

不过,今年的旅程跟以往不同。通常,我会在驾驶摩托车时回顾过去,那个已经被我抛在身后的赛季,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。那些片断,有些是显赫的,有些并不那么光彩,都将以新一段冒险作为结束。自在北达科他读高中、被篮球占领整个世界以来,我就习惯了这么干。今年的特别之处在于,我已经把注意力放在了新赛季时,突然,从科罗拉多传来的危险消息给这个来来赛季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


THE LAST SEASON

一支寻找灵魂的球队

A TEAM IN SEARCH OF ITS SOUL

自从5月,圣安东尼奥马刺在西部半决赛中击败我们、粉碎湖人的四连冠梦想后,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一周后,我飞去了夏威夷,与湖人老板杰里·巴斯博士见面。他问我,除了新赛季,我是否有兴趣再额外执教两个赛季。“我还想多赢两个总冠军,”巴斯博士告诉我,“这样我们就能追上凯尔特人了。”凯尔特人拥有16个NBA总冠军头衔,在全联盟排名第一。“噢,我不知道,杰里,”我说,“两个,这将是一个艰难挑战,甚至再多赢得一个总冠军都不是件容易事。”这次会面前,我一直在犹豫自己是否应该在2003—2004赛季后继续执教生涯。今年季后赛时,我接受心脏手术,修复了一条堵塞的动脉。我现在已经快60岁了,我意识到,每一个赛季,不管最终是否有总冠军,对我都将是漫长的考验。我还能再多熬两个赛季吗?我有些怀疑,我真的还想让这一切再延续两年吗?不过,听着巴斯博士的话,我心中的疑云被驱散了,我热爱挑战,而在我的职业生涯中,没有任何挑战比赢得NBA总冠军头衔更能吸引我。一收到医生发来的健康信,我就告诉巴斯博士,我愿意试试。

我们立刻着手讨论,如何填充弹药库,去解决上赛季与马刺的6场系列赛中最困扰我们的问题:我们需要一个能在内线占据优势的强大前锋,一个具有防守意识的后卫,他能盯死马刺的托尼·帕克、国王的迈克·比比以及其他任何无所畏惧的突破者。巴斯博士和小牛老板马克·库班截然不同——杰里非常低调,谢天谢地——但他深深在乎这支1979年从杰克·肯特·库克手中买来的球队。“我的想法是,得到加里·佩顿,”他说,“加里是那种把球分给其他人的球员,对手将不再那么容易地对沙克进行夹防。”更令我兴奋的是,“手套”佩顿在球场另一端所能起的作用,“我们真的非常需要一位能起决定性作用的防守专家,”我说,“自朗·哈珀走后,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防守领袖。”哈珀在2001年退役。

另一个进入我们搜寻雷达的老熟人是我在芝加哥公牛的老朋友斯科

特·皮蓬,我所执教过的最聪明的防守者。但我听说,斯科特一直拿着天价薪水,根本不愿意接受湖人所能提供的工资上限490万美元年薪,而且备受伤病困扰的他也许整赛季打不了60场球。我们只好放弃。(这已经是我第二次试图把斯科特带到洛杉矶。在1999年,加盟湖人前的两个月,我曾和巴斯博士有过接触。当时,休斯顿火箭正准备处理掉拿着高薪的皮蓬,在我看来,他正是湖人所需要的,他能成为继科比和沙克之后的第三进攻点,还是一个经过真枪实战考验的老兵,他能为这支年轻但不够成熟的球队带来一个总冠军。巴斯博士很快否决了这一提议,“菲尔,这是一支准备赚钱的球队,这是我的球队,”他说,“斯科特·皮蓬将使薪金总额变得像头可怕的怪兽,而我们也许惟一能收获的仅仅是惩罚。”没有签下皮蓬几乎酿成了大祸,他去了波特兰开拓者,而在2000年西部决赛第七场,开拓者几乎把我们掀翻。)

在2003年7月,另一个浮出水面的抢手货是卡尔·马龙,为了能套上一枚总冠军戒指,他终于决定逃离犹他爵士。我必须承认,两年前,巴斯博士就把马龙的名字列入了我们的采购名单,但我并不是那么热衷于这个提议。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,他的状态就在不断下滑,人们争论他是否真的是全联盟最有天赋的大前锋。让我担忧的另一个问题是,卡尔也许会把太多精力放在超越克里姆·阿卜杜拉—贾巴尔的NBA得分纪录上。有了沙克和科比,我们实在没有空间容纳下第三个不断要球的球员。

在被马刺淘汰后,我第一次知道,卡尔·马龙是多么迫切地希望成为湖人的一份子。他的经纪人,德怀特·曼利问我是否有兴趣一起去听摇滚乐队Pearl Jam的演唱会。“是的,”我回答,“但我们不是为了卡尔·马龙而去的。”按照联盟规定,在7月1日前,球队不允许与有意向加盟的球员进行接触。“不,不,不,”曼利坚持说,他曾是丹尼斯·罗德曼的经纪人,“只是回顾一下过去的老时光。还记得埃迪·维德(注:Pearl Jam的主唱)经常去看丹尼斯的比赛吗?”



THE LAST SEASON

一支寻找灵魂的球队
A TEAM IN SEARCH OF ITSELF

当然,曼利在演唱会上越界了。“卡尔真的很想来。”他说。“我们真的不能讨论这个话题。”我坚持着。他懂得这个规则,但他神秘地透露了最重要的一点,“卡尔并不准备打破纪录,”曼利说,“他只是希望能够赢得总冠军。”

还是回到正题吧。在决定我们应该去争取哪些自由球员前,湖人已经着手准备6月下旬的NBA选秀。跟以往一样,我们的选秀位置很靠后,获得成功的最大缺点就是留给我们选择的新人少得可怜。每年冬天,在全明星休息前的几周,我会告诉工作人员,为了下赛季,我们要格外留心哪一类球员。今年冬天,我察觉球队需要那些积极的年轻人,几个月后对阵马刺的结果让我更坚信自己的判断。了解到同我们的自由球员罗伯特·霍里、萨米基·沃克几乎续约无望后,我们开始在大学中寻找用得上的大个子。最终我们在首轮24位挑选了布莱恩·库克,来自伊利诺斯大学、6英尺10英寸、240磅的大前锋,在第二轮挑中了卢克·沃尔顿,一个6英尺8英寸的前锋。我们认为库克能成为内线的积极力量,而沃尔顿,一位传球第一、投篮第二的球员——现代篮球比赛中的化石——将非常适合我们那团队至上的三角进攻战术。几天后,情况更清晰了,我们有很大机会以极低的价格同时得到39岁的马龙和34岁的佩顿,看起来,每一块拼图都好了。

“你认为,自己依然拥有那种防守本能吗?”某一天,我询问加里。

“当然,它还在那儿呢。”他向我保证。

“你是否认为自己已经在走下坡路,某些时候,你有些找不到节奏?”我继续道,“你依然每场比赛都能打上40分钟吗?”

“我能做到。”他说。

我还联系到正在阿肯色农场的卡尔,他对我说:“我知道,只要在接下来的两个赛季平均每场拿下12分,我就能打破纪录,而这个计划是可行的。”老卡尔还快活地回忆起最近与沙克的一次谈话:“我告诉他最好保持状态,

因为要是一个40岁的老家伙来到这里，并且依然能时不时在场上狠狠踢他的屁股，那他可就糗大了。”

最后一块拼图也到位了。我曾要求米奇·库普切克——我们的总经理——想办法弄来霍里斯·格兰特，公牛第二个三连冠时的大前锋。霍里斯告诉我，在替补席上度过前一个赛季的大部分时光后，他希望能回到洛杉矶。湖人也正需要他这样的球员，沙克和卡尔的有力替补，还很熟悉我的三角战术。过去我和霍里斯曾有些小摩擦，但那都过了大半辈子，他成熟了，我也如此。

当米奇打来电话时，我正呆在北达科他州维尔斯顿的一家汽车旅馆里。“你不会相信这一切的。”他说，然后告诉我，科比在科罗拉多卷入了性侵犯丑闻。我吃惊吗？是的，但并没有达到人们想像的那种程度。科比总是燃烧着令人惊讶的怒火，他已经冲我和队友们充分展示了这一点。尽管在过去的4个赛季，我们之间的冲突一再重复，我还是非常关心他，关心这个年轻人在迷失灵魂的NBA世界，如何才能成长为一个心智成熟的人。

出于对科比的了解，我意识到情况会愈来愈糟糕。他总在向权威挑战。随着生活中新势力的出现——警察、公诉人等等——我确信他会以更激烈的方式进行“革命”，说出或做出一些违背本意的事情。而且，这一切发生在科罗拉多，这让我更担心，在美国，那是一个说“no”并不真正意味着“不”的地方。我开始为我的球队担心。在我们为一个伟大赛季而不断进行调整的同时，这个突发事故也许会毁掉一切努力。乌云可能整年占据在我们上空，占据在报纸头条标题，而我害怕，阴霾还会出现在我们的更衣室里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克服它——要是我们真的能克服它的话。

去往弗拉里德湖的路上，各种没有答案的想法在我的头脑中激荡，我试图不要提前做出判断，只是小心行事。一座暂时的大山，我暗暗宽慰自己。

7月19日

弗拉里德湖

回到家中已经快一周了，思绪终于彻底属于眼前这个世界。划船、钓鱼、阅读已经占据了的所有时间，女儿伊丽莎白和我呆在一起，和我一样，她也刚从繁华城市逃回了森林，希望得到片刻歇息。不过，我并没有忘掉另一个世界。几天前，我第一次打电话给科比，是答录机接的。“我很遗憾听到了这一切，”我的留言是，“给我打电话吧。”我看到了斯坦普中心的新闻发布会，在太太维妮萨的陪伴下，科比宣称自己是无辜的。这种场景让我非常难受。通常，是我会站在球场中央，为球员们安排战术。但这次，我只能站得远点的，希望科比和他的智囊团能找到最正确的处理方法。我第二次给科比打电话，电话那头依然是答录机。“我肯定你已经被无数电话烦死了，”我告诉他，“我将在蒙大纳呆上一段时间，这是我家中的电话号码，在方便的时候给我电话。”

我的兄弟乔是维吉尼亚的一名医学家，他最近也来到弗拉里德湖。我向他咨询，怎么做才能改善我和科比的关系。公平地说，这些年来，我的确做过一些让自己和科比疏远的糟糕事，最著名的事例是2001年，我在接受里克·特兰德采访时说的那番话。里克是一位我在芝加哥就认识的记者，当时，他问我是否认为科比将继承乔丹的衣钵。请允许我天真地回顾一下当

时的情形，正式采访全部结束了，采访机也已经被关闭，我告诉里克，我曾听说，高中时，科比曾“故意破坏”比赛，以突出自己在关键时刻的重要性。不用说，这一切都逐字逐句地出现在里克的稿件中，引发了一场骚乱。

科比永远都不会宽恕我。今年春天，在一次气氛火爆的队内会议中，里克·福克斯向科比和沙克发出抱怨。“这个赛季，最让我们受伤的，就是你们与全队格格不入的表现，”福克斯说，“这种感觉太烂了，我们曾一起赢得了总冠军，曾为彼此牺牲，突然之间，你们只是用背对着我们。”沙克显然有些感触，但科比很快堵住了福克斯：“少在那里惺惺作态！”随后，我加入了这场论战，“科比，你和沙克一样应该受到谴责，除非你认为自己不需要承担更多责任。”

“你才是那个口不择言的烂人，”科比毫不犹豫地反击我，“你说我故意破坏比赛。”

我认为自己扮演了父亲的角色，科比一直都是以同样的态势对待他的父亲、前NBA球员“橡皮人”乔·布莱恩特。据我所知，科比的童年充斥着怒火。不管业余的我提出了什么想法，我的兄弟，这个家中惟一的职业心理医生建议我，要和科比一起挽回这种关系，比如说，为自己错误地指责他破坏比赛而向他道歉。我接受了这个提议，今年秋天，在合适时机，我会向科比提出这一点。

与此同时，这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。我的主要目标是，在父母——他们都已经过世了——生长的地方搭建一栋新房子。我想要一栋大房子，大得足够容纳我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孩子们。过去三十多年中，我的家人都习惯在蒙大纳避暑。我猜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我是向自己的下半辈子、离开NBA的日子迈出了重要一步。我还不知道到时究竟要面对些什么，尽管我能想像到自己尝试学习瑜伽，适量发表一些公众演讲，也许还能担任某些篮球顾问的



一支寻找灵魂的球队
A TEAM IN SEARCH OF ITSELF

场面。我并没有兴趣加入解说员行列,35年了,我想自己已经在球场里度过了太多时间。或者我会到海外度过一两年,彻底摆脱NBA。澳大利亚将是选择之一,曾在公牛打球的卢克·朗利就呆在那里,他曾邀请我加盟自己的球队。或者,我会拿起高尔夫球杆,我敢肯定,对那些为我打上异教徒标签的人来说,这绝对是异类行为。

8月16日
洛杉矶

通常，我会离开洛杉矶两个月，这段时间足以让我为即将到来的新赛季重新充电。但这个夏天不同。在前妻珍抵达蒙大纳后没多久，我飞回了加州，准备呆上两周，这是为了给珍足够的私人空间，也是为了回洛杉矶处理一些重要事务。首要任务就是，在赛季结束后第一次观看比赛录像，那是马刺以 110 比 82 在我们的球场锁定系列赛胜利、让湖人蒙羞的第六场比赛。和往常一样，我在录像室中看带子，陪伴我的是助理教练特克斯·温特，最初被叫做“三位进攻”的三角进攻就是他的发明。八十多岁的特克斯很少和球队一起进行客场旅行，但在主场比赛时，他总会坐在我身后。我们共同观看录像带，解剖所有动作，这是一个争论和享受的过程，最重要的是，它对球队有巨大的帮助。从比赛一开始，我们一起观察每一次进攻，留意对手的攻防策略。很多教练会拿系列赛初期做试验，看看哪些进攻最有效，哪些地方得进行必要的调整。在很多情况下，为了在下场比赛调整到最佳，我们会将某个动作不断重复四五次。

曾在堪萨斯大学和其他级别联赛执教过的特克斯拥有丰富经验，他的思绪不断飘回从前，“1951 年执教肯塔基大学杀入 NCAA4 强赛时，我们就曾遭遇过类似情况，”他总会这么说，似乎那场比赛不是发生在几十年前，而是